

无雪的冬天

● WU XUE DE DONG TIAN

● 张其森 著 ●



7

● 山东文艺出版社 ●

无 雪 的 冬 天

张宏森 著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615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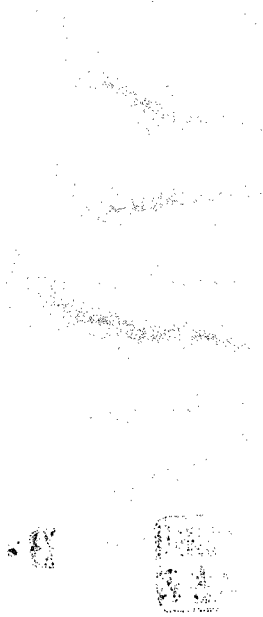
印刷厂：山东泰安市印刷二厂

850×1168毫米32开本8.625印张 2 插页213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9-1483-0

I·422 定价4.35元



宏森

序

宋遂良

宏森最早是写诗的，也写评论，后来便写小说。他的小说也象诗一样，充满想象和激情，追求哲理和灵性，不全是现实主义的。我读他的小说时，常觉有一种气倍词前的神思遐想在字里行间潜飞暗走，象是要从作品中溢出来一样。他喜欢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不同含义上构建矛盾冲突，制造纠缠碰撞，从而形成跌宕与震撼，极力避开俗套和平庸。他从一开始创作就很不安分。按部就班，不痛不痒，四平八稳，好象和他的思维方式、艺术个性水火不容，因而他的小说便也有理念过重、形式感太强的弱点，好比一座信息容量很大的电视台，其发射功力还不足以把它的节目传播得更远。那时我就暗里思忖，宏森也许还没有找到最适合于他艺术个性的表现形式，但我也不知道什么艺术样式是最适合于他的。

他终于“触电”，终于和影视这个现代化的综合艺术打上了交道。这里有色彩，有声响，有蒙太奇，有格式塔，在这个十八般武艺俱全的天地里，他有了充分的用武之地，他那生气勃勃、蠢蠢欲动的艺术追求，好象有了比小说更好的附丽之所。

宏森出手不凡。他根据自己的小说《阳光与蛇》改编的电视剧《无雪的冬天》（导演王金明）一炮打响，引起北京影视评论界的震动，有人称它“是电视剧艺术开始走向文化深层建构的一个起点”，“一个地方台，一伙年轻人，拍出这样的片子，令人

刮目相看”。他们还觉得“这对北京是一次冲击”，不久他又写了反映当前艰难复杂的改革现实的《大交叉》（导演孙波），播出以后反响也很强烈，特别受到青年人的欢迎，近期他又创作了描写公安战士生活的《梁子》，和反映丝绸战线生活的《苦夏》，于是便有了这个结集。

宏森的电视剧本，有一种强烈的现实感，时代感，容易激起读者和观众的共鸣。一般来说，它不是从政治、社会这个层面去表现现实，而是从文化、心理这个层面去反映在急剧的变革中人的精神痛苦，肯定这种为历史前进所付出的代价和牺牲，歌唱这场变革的悲壮与艰难。宏森对现实的发展，采取一种辩证的、宽容的态度。《大交叉》实际上就是大汇合，大变动，大困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苦中有甜，甜中有苦，前进中隐伏着倒退的因素，倒退中碰撞出前进的火花，千头万绪，盘根错节，引起价值观念的暂时混乱。现实呈现出一种驳杂而丰富兴奋又浮躁的局面，老李师傅精心照料了四十年的169号老机车要退役了，换上新的内燃机车头——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如果忘记了老机车的历史功绩，丢掉了它的艰苦奋斗的传统，那又将是一种精神上的倒退。当李师傅一反常态地骂段长、摔酒瓶、烧锦旗、流着泪大吼：“二十年后我老李和你，照样是条好汉”时，观众同荧屏上伫立在细雨朦胧中显得有些麻木的人群一样，心灵受到了震撼。历史通过这位佝偻着的老人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和灵性，读者也不难从中观照自己，引起长久的思考。宏森笔下的颜山水、杨立秋、林子、笛儿、清、汉子、卓亚、丽丽、梁子、陆小亚等一系列青年形象之所以给人印象深刻，就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着强烈的时代烙印，他们的生存现实、理想追求和精神负累，都和当代中国青年心心相印，息息相通。

有的观众说，宏森写的电视剧有点象苏联影片。我想这可能是就剧本中表现的浓重的人物命运感而言。宏森并不很看重故

事、情节的完整，人物性格的贯串，而着重于表现人物的命运，和他们在生活的激流中怎样把握方向，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对人物命运的表现常和对哲理和诗情的探索结合起来，有一个大的背景和高的视角。《无雪的冬天》中一群大学生的不同命运，正是在作者企图对世界作一点形而上的整体把握的格局下展开的。林子因为“这个冬天没有雪”而深感压抑，笛儿则制作了一个“不是这样就是那样”的怪圈。他甚至喊出“我不信天，不信地，只相信命，只相信这些瓶子”的谰语。那位“除了沉重，我是一无所所有”的农民孩子颜山水，也认为“一切事物的本质便是‘非此即彼’”，化妆舞会上的面具人更唱出了“让世界看看，人类没有本来面目”，“人生就是一场化妆舞会”，“你谁也别想出来，你什么也别想找到”的古怪歌。这些包含着消极甚至荒诞因素的思想，在一部分当代青年大学生中是有相当代表性的，它以扭曲的、偏激的方式出现。却又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在一个理想贬值、崇高遁匿的年代，怀疑、否定往往是寻找真理的某种先导。当人类对自身的负面有了更多的认识和自省以后，怀疑和困惑、否定和痛苦只能越来越深刻。从形而上的意义上讲，这些表达在人类走向文明和进步的过程中都蕴含着某种真理因素，人对世界对自身的认识是永无止境的，事物的发展也存在着无限的偶然性和相对性，而人认识它的愿望和能够认识它的能力总是存在着矛盾的，在社会和自然的制约下，“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是一种追求和愿望。因此，年轻人走过的这种由肯定到否定、由怀疑到信仰的心灵历程，往往是他们走向和接近成熟的必由之路。颜山水最后的退学，可以看作是一种轻率，一种逃避，但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摆脱窒息空气，寻找心灵自由，追求独立人格的一种进取，而陆卓亚的软弱退避和羌笛儿的二度迷惑，则具有极大的警醒作用。这些大学生的命运和他们在力求掌握自己命运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精神痛苦，不但概括了一代青年的

困惑与追求，而且形象地展现出了一个正在艰难前进的时代。

现代艺术力求将它的倾向性隐匿在它的形式中，将它的思想暗示给观众和读者。着意于开拓人物内心世界的艺术，必然要重视视觉直感、幻觉、意识流动、时空交错等表现手法，而表达一种怀疑、否定、追求的意向时，又常常求助于象征、隐喻、荒诞和魔幻。宏森的剧本显然具有某些现代派的色彩，最突出的是象征和荒诞手法的运用。

《无雪的冬天》从片名开始，直到每一个细节几乎都被一种象征的氛围缠绕着，片头下那一片宽阔的黄色大墙，那依次推出的剧中的主要人物，都给人一种反思、警醒的庄严感，使人想到那是一堵无法逾越的生命之墙，人生之墙，甚至会走神地想到拉雪兹神父墓地的“巴黎公社之墙”；《大交叉》中也有一堵写有“严禁吸烟”几个红色大字的铺满画面的大墙，而汉子和杨立伙却在那几个大字下郑重地点火吸烟，象征着一种秩序混乱和权威沦落的无可奈何的情绪；“春之少女”雕像从揭幕到拆迁形成《无雪的冬天》全剧的开头和结尾，意味着人类总是陷入“又要盖楼，又要美化”不可得兼的两难处境，同时也象征着一种陈旧的审美意识的衰退和一种新的审美意识的兴起，甚至不无讽刺我们建设盲目、价值混乱的弦外之音。象征的广泛运用使全剧形成一个宽广的理性空间，取得了一种高层建筑俯瞰视野，帮助观众思考和回味。

当荒诞被一种哲理的意向规指时，观众并不觉得它荒诞。例如《无雪的冬天》中的四个主要人物来到那座漆黑的楼房前时，颜山水首先听到了手风琴演奏的《三套车》的旋律，他问笛儿听到了没有，笛儿过去是听得很清楚的，但这时他已失去了追求，摔碎了那些瓶子，所以他回答说：“我再也不上你的当了”，他不愿意去听；陆卓亚则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没有”！只有山

水的知音林子，才听得分明，她不但听出这是手风琴，是《三的车》，而且听出“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套人”。这里，心灵和听觉互相渗透，荒诞其外而真实其中。观众非但不觉得别扭，反而会感到非如此难以尽意，这就是荒诞的可爱了。

宏森的剧本对于导演、演员、读者来说都是开放型的，留有再创造的充分余地。我读他的剧本时，常觉得那些好读的地方并不好表演，而那些在荧屏上很感人的部分在读剧本时未必然印象深刻，因而我想到，文字和图象的功能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同样，生活积累和艺术灵悟也不能彼此交换，艺术才情可以弥补、掩盖生活功底的不足，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它，这对创作长篇小说来说更显得重要。宏森是一个有才气的作家，爱艺术爱得要命，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格，他的追求也是多面、多向、多变的，他还年轻，并没有定型。他有了一段写剧本的经验后再去写小说时，我想他定会有许多新的发现和新的创造。那么，这个电视剧集便会是他艺术生命中的一座里程碑。

1990年7月31日

目 录

无雪的冬天·····	(1)
大交叉·····	(75)
梁子·····	(131)
苦夏·····	(214)

无雪的冬天

这个冬天没有雪。

新北方大学校园在无雪的冬天显得清峻、冷漠。只有无边无沿的风。只有弥漫的尘土。只有斑驳的冰。

校园里，一座雕塑正进入最后的创造阶段。高高的脚手架上，一位雕塑者正全神贯注，投入细致的雕刻之中。高大的光洁度很好的雕塑和矮小的粗糙的雕塑者形成个头和颜色的反差。雕塑的声音清脆、响亮，丁丁当当传得很远。

这声音以固定节奏向校园各个角落渗透、蔓延。

渐渐地，这渗透和蔓延的声音成为一种永恒的节奏。

一种永恒的象征。

这是新北方大学的第一座雕塑。这座即将完成的雕塑将被命名为“春之少女”。

镜头在一种固定的节奏中开始展示校园各个局部。

在雕塑的固定节奏中，渐渐拉至全景，出现“新北方大学”校门标记。

在一阵强烈的音乐中，出现一组学生上课，下课，周而复始的镜头。

上 集

1. 冬天的黄昏。新北方大学校园。高高的台阶自上而下，

干干净净。

颜山水坐在高高台阶的顶部边角上，象一个黑色的符号。他留着短短的平头，穿一件宽松的棉上衣，正在读母亲的来信。

母亲的画外音：“山水儿，今儿一早，我就请村上的王老师给你写信。天气冷了，该把棉袄穿上。你不能象你爹，从年轻就落了病根子。我昨儿晚又梦见你爹了，他穿得那么单薄。山水儿，你爹他自己在那边太孤单了，你该给你爹写封信才对呀！你上大学三年了，也该让你爹知道。你把信写完了，朝着西边跪下，喊着你爹，磕三个头，把那信烧了，你爹就知道你写的信了。山水儿，你可要照娘说的去做呀……”

颜山水用信纸捂住自己的脸好一会儿。

有人在台阶顶上吹小号。这是一个相当不熟练的小号手，声音很尖涩，从来不连贯。

颜山水侧转身抬头往上看。只听见小号声断断续续，懵懵懂懂。

他站起来，呵口热气，沿高高的台阶往下去。他走得很慢，很沉重。

2. 梯形教室。课外自习时间。

学校广播喇叭正在播放流行歌曲《我爱你，塞北的雪》。流行歌曲忽高忽低传进大课堂。

中文系辅导员正在讲台前分哲学考试卷子。几十名学生把辅导员围得水泄不通。吵吵嚷嚷。你争我夺。辅导员是一位清秀然而严肃的青年。

抓到试卷的学生高呼“乌拉”奔出教室。

有人在走廊上高唱：“六十分万岁！”

林子坐在大课堂后排座椅上靠窗的位子。她秀气，忧郁而多思。她围一条白色围巾，课桌上放一本浅白色日记本。她孤独地坐在教室一角，双手托头，凝视窗外。

陆卓亚在黑板上写起了《离骚》。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学生，形容潇洒，衣着整齐。

围在辅导员身旁的学生渐渐变得稀少。

笛儿从教室外破门而入，手里拿着一个空饭盒。他敲打着饭盒，晃晃悠悠走到自己的课桌前。

辅导员：“羌笛儿同学，你过来看一下你的哲学成绩。”

笛儿晃晃悠悠过去，接过卷子，展开看了，然后意味深长地瞥一眼辅导员：“怎么回事？”

辅导员：“你说怎么回事？”

笛儿：“我不明白。”

辅导员：“班里谁的哲学学得好，你知道吗？”

笛儿：“我！”

辅导员：“滑稽！这次考试，班里只有你一个人不及格！”

笛儿很认真：“哲学嘛，讲究辩证法，及格者恰恰是不及格者，不及格者恰恰是及格者。”

辅导员生气了：“你在诡辩！”

笛儿：“哲学就是诡辩！”

辅导员怒不可遏：“羌笛儿，世界上除了你这样玩世不恭、不负责任外，还会有谁？”辅导员把试卷摔在课桌上，拂袖而去。

笛儿冲辅导员背影：“还有孔老二呢！”

笛儿把试卷一扯两半，揉成一个纸团，扔到黑板上。

陆卓亚正在黑板上写字，猛不丁回头。

陆卓亚：“笛儿，你彻头彻尾地完了！”

笛儿不屑状：“哼，你完得彻头彻尾了！”

笛儿又敲打饭盒走出教室，口里大声唱着阿里巴巴。

教室里只剩下陆卓亚和林子。

林子仍在后排座椅上，双手托头，凝视窗外。

陆卓亚走到林子身旁。

陆卓亚：“林子。”

林子端坐不语。

卓亚：“林子。”

林子侧转身，仍然望着窗外：“卓亚，这个冬天没有雪，”林了叹口气。“一丁点也没有。”

陆卓亚向窗外望去，色泽明亮饱满，夕阳很好。

陆卓亚：“你病了，林子？”

林子不语。

窗外传来校园广播流行歌曲《我爱你，塞北的雪》，曲调跌宕起伏，似在渲染某种情绪。

陆卓亚用手摸林子额头，“林子，你病了，去看看医生吧。”

林子拿起日记本离开座位。

陆卓亚很尴尬。林子走到教室门口时，卓亚在后面大声喊：“林子，你病了，你肯定是病了。”

教室里显得空空荡荡。

3. 宿舍。这是一间居住八个人的男生宿舍。床铺与床铺之间充满了生活气息。到处是悬挂的衣服、堆积的书和杂乱的鞋子。

笛儿在地上把二十四个啤酒瓶子依次摆好，然后轻轻推倒第一个，依照多米诺骨牌原理，二十四个瓶子了丁当当依次倒下。笛儿抱着双手，在欣赏满地的瓶子。

笛儿仿佛终有所悟：“哲学，哲学？这就是他妈的哲学！颠

来倒去只是一个圈套。”

颜山水躺着不动，“笛儿，早晚有一天 我就把你这些鬼瓶子都给砸烂了！”

笛儿：“傻瓜，物质不灭！”

颜山水：“你还是干点正事吧。”

笛儿：“正事儿，什么是正事儿？告诉你，转来转去，你都逃脱不了一个圈套，逃脱不了这二十四个啤酒瓶子。”

笛儿弯腰把瓶子竖起来，“这是命，你信不信？”

颜山水从床上坐起来：“笛儿，今天下午我收到了我妈妈的信，她让我给父亲写封信。可我父亲五年前就已经死了。”

笛儿：“怎么回事？”

颜山水：“告诉你吧，笛儿，我父亲原来是一个牧师。那么多年了，他一直是个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可在他临死那天晚上，忽然告诉我他是一个牧师，还把这十字架给了我。”

颜山水拿出十字架。

笛儿望着颜山水的十字架左右翻看，“嗯，大概是金的。”

颜山水：“笛儿，我父亲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他是一个牧师呢？”

笛儿郑重其事地摇头：“颜山水，你不要想得太多。你要相信命，相信这个。”笛儿把一排瓶子轻轻推倒。

又是一阵丁当脆响。

颜山水愤怒地站起来：“我简直是跟一个废物说话！”他踢开满地的瓶子。

笛儿蔑笑：“哈哈，跟我说话的全是废物，我只和上帝对话。”笛儿又去弯腰竖瓶子。

颜山水走出窑舍。

4. 校园。没有月光的晚上。

颜山水路过校园一幢漆黑的楼房时，里面传出孤独、苍凉、不熟练的手风琴声。细细分辨，是断断续续的《三套车》。

颜山水驻足细听一会儿，踏着忧郁的调子走向图书楼。

5. 图书楼阅览室。明亮的灯光。坐满了学校各年级各系的男女同学。一派静谧气氛。

颜山水为了解父亲——从宗教意义上来理解父亲，便坐在阅览室专心致志地读《圣经》。他翻到《新约全书》，仔细寻找教义真谛。

颜山水旁白：

“耶和華从一片灾难的沼泽中冉冉升起。涂满灵光的世纪诞生在摇篮里。有了日月星辰。有了伊甸园。有了一尘不染的亚当和夏娃。”

颜山水抬起头来，回想起遥远的父亲。

背景出现模糊的粗糙的黑色的轮廓的父亲形象。

磕巴的沙哑的缓慢的父亲的声音：

“地下面是水，地上面是山，山上面是天。

这个世界一层一层的。”

孩提的颜山水的声音：

“爹，天上面还有几层？”

背景消失。

颜山水再读《圣经》。

旁白：

“后来有了蛇，后来有了禁果。后来蛇引诱亚当和夏娃偷吃了

禁果，耶和华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主对亚当说：

‘你本是尘土，你应该归于尘土。’

背景再次出现父亲的形象。

父亲的声音：

“人外有人，天外却没有天；水火无情，人跟人却有情，人跟土地却有情。”

孩提的颜山水的声音：

“爹，人能上天吗？”

背景消失。

颜山水的桌前摆满了《圣经》和所作的记录。

颜山水用额头顶住纯金的十字架，陷入深沉思索。对面一个穿红色滑雪衫的姑娘在一张纸上写了字，递给颜山水，

颜山水展开一看，上面写着：“你就是颜山水吗？”

颜山水看了姑娘一眼，挥手写道：“是我”！然后递过去。

颜山水再看姑娘一眼，离开阅览室。

姑娘紧跟着离开阅览室。

6. 图书楼内很长的一段旋转楼梯。

姑娘跟在颜山水后面喊他：“颜山水！”

颜山水手插在裤兜里，头也不回：“你是谁？找我干吗？”
他蹬蹬下楼梯。

姑娘紧跟颜山水，“我看过你写的诗，你是个骑士！你有冒险精神！哎，你的精神和你的个头不成比例。”

颜山水：“马克思、列宁都和我一样的个头。”

姑娘：“还有拿破仑。”

颜山水：“还有尼采、康德、伽里略，他们都比我矮十公分。”

姑娘：“你真是个诗人，你有气质。”

颜山水：“我没有。”

姑娘：“你有才气！”

颜山水：“我没有。”

姑娘：“你的诗有个性。”

颜山水：“我没有。”

姑娘站住了：“那你有什么？”

颜山水在楼梯底下站住：“我有力气，我可以把我讨厌的人一拳打出十米以外。”

姑娘忿忿地看着颜山水：“你是个白痴，傻小子！”

“谢谢你！”颜山水回过头来冲姑娘淡然一笑。

7. 运动场。课外活动时间。

颜山水正在操场上起劲地练习颠球。他穿一件运动衣，满身热气腾腾。

那个穿红色滑雪衫的姑娘始终跟在颜山水身后。她手里拿一本漂亮的诗集。

姑娘：“你为什么那么热爱足球？我见你每天下午都在颠球。”

颜山水仍在颠球：“我小时候，家在农村，足球对我来说，挺新鲜。”

姑娘转着圈和颜山水对话：“不对吧，我看你是在追求冒险精神。”

颜山水颠着足球来回转圈。

姑娘：“我看你的诗歌，什么都不怕，太自信了。”

颜山水不语。

姑娘转着圈子高声说：“你是新北方大学的北岛。”

颜山水的球落地了，球跑到很远的地方，孤独地停下。颜山